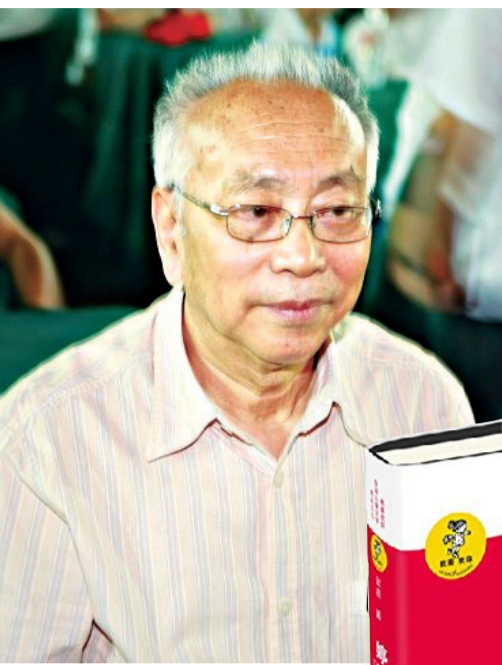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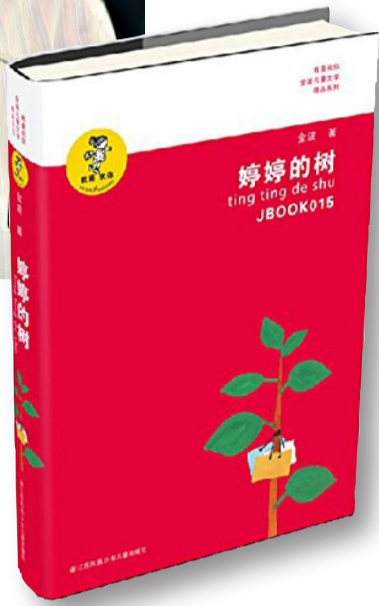


八条蚕和一棵桑树支撑的小说

□曹文轩



金波先生擅长于写童话和诗。在那两个领域,他是安坐高位的王者。但这一回,他以《婷婷的树》(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6月)告诉世人,写小说他一样是高手、强人。我是早看出他的这一能耐的,几回想对他讲:“您为何不写小说?”我是从他在童话中显示出来的超凡脱俗的叙事能力看到这一点的。不是所有写童话、写诗的作家都可转写小说的。因为他们的童话太“童话”,诗也太“诗”,只有一番空灵、情绪和情趣,而无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支撑,缺少一些“事”——事情、事体。还有,金波先生的童话和诗都有结构上的起起落落,有动荡和摇摆,甚至还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跌宕。而这一切,是小说——特别是一部长篇小说所需要的。看《婷婷的树》之情节安排,你就能看到这一切对小说是多么重要,而这一切,在金波先生的童话甚至是他的诗里,都早已有



之。犹如盖房,房可有各种风格和模样,但建筑的结构原理却是一样的。

最重要的是,金波先生有丰厚的生活记忆。他这一辈子实在是太丰满了。他看到的、听到的,大概不是几本、十几本小说可以说完的。童话和诗可以满足他对美的向往、对情感的抒发、对一些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可以让他的部分经验得以顺畅地转化为文字。但有一些非常宝贵的——甚至价值连城的“材料”,我以为不是都能由童话和诗得以呈现的,比如他丰富多彩的童年,比如他风云变幻的身世。在我的印象中,生活中的金波先生是一个既喜抒情又喜叙事的人。而与他聊天,大多聊的是事,只是在一些特定场合才能看到他抒情。也就是说,他只是心思尽在童话和诗上,暂不想碰小说而已,一旦哪天他动了碰一碰小说的念头,就一定和他写童话和诗一样得心应手,因为那一切都是早就准备好的。

这么一说,你看到长篇小说《婷婷的树》写得如此地道,如此“小说”,也就用不着惊讶了。但我还是惊讶了——惊讶的不是金波先生写小说,惊讶的是金波先生写小说的理路和方式。一部长篇,他竟然只用八条蚕、一棵桑树来支撑。可就这八条蚕、一棵桑树,却写得风生水起、人心纠结,甚至产生强烈的心灵冲击。人世沧桑,当小说写到二十年过去,孩子都成人而且都已离去,只剩下棵桑树伴随老人时,你居然无法不让自己动容。《婷婷的树》逼着我这个只会写小说而且写了几十年小说的人,开始重新思考小说的理念和艺术。我在想一个叫“轻与重”的艺术辩证

法。小说,甚至是写长篇小说,看来不一定非选择重大事件不可,一些看似很轻的事情——连事件都谈不上,倒有可能深藏大义。那泰山一般重的,反而有可能没有什么可挖掘的,也就是一个苍白的重而已。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些事情看成是重。那八条蚕,在善良的婷婷眼里就是重,无法承受的重。她会为之伤心,甚至为之哭泣。这里,金波先生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在孩子眼里何为轻何为重。书中的靳爷爷,就是金爷爷,这八成是没有错的。金波先生回到了孩子的立场。这个“回到”,大概就是一个人能够成为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秘诀。一个人长大了,他的世界日益宽广,关注的事情和问题也在日益增大和加重,阶级、政权、党派、战争、经济危机……这一切概念纷纷涌入他的思维,渐渐地,他也会忘记他童年的重。而当他开始写他认为的儿童文学时,往往将他当下的重当作了孩子的重。我一直的观点:儿童文学也是文学,与文学的一般原理和标准并无不同。如果一定要说儿童文学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一点倒是可以成为区别于一般文学的地方:儿童文学有它自己的重,而这个重却可能在一般人看来是轻。金波先生体察童心,何轻重,了然在胸。八条蚕、一棵桑树轻吗?不轻,它们含着的是关于善、生命的话题,加之那些各有品性的人物的参与,使一切都变得重了起来,我们甚至看到了人性在重压之下的变形与光芒。仗着对轻重辩证法的透彻理解,金波先生坦然而自由地操作他的题材,让我们领略了“勺水兴波”这一生动而不可思议的情景。

《婷婷的树》通篇没有一个深奥的词,也没有一个曲折环绕的句子,浅浅地说,轻轻地说,干干净净地说,却将作者想说的都圆满地说出来了。而被说出的这个世界,却是一个具有深度的人。这句话里没有深词,谁都听得懂,哪怕是幼儿园的孩子也都能毫不费劲地听懂。可是这句话的含义却丰富到无边。它包含的哲理和诗意,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尽的。说《婷婷的树》用了那么多的文字,其实就是在说这一句话,大概也不为错。看来,这个世界上有些奥

义,不是非得要用大词和深词不可的。金波先生的这部长篇小说,在轻松地向我们演示一个用浅语呈现世界的完美过程。儿童文学作家可以从他的这种平和的叙述中体会儿童文学是怎样进行语言修饰的。他用一本《婷婷的树》向我们解读了另一个艺术辩证法——“深与浅”的艺术辩证法。

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洋小说相比,一大文体特征是诗对小说的介入。可惜的是,这一特征由于我们的文化自卑心理而导致消失。我们想一想:一部《红楼梦》若没有那些诗词穿插其中,将会如何?还会有这座文学的高山吗?那些诗词,不仅使小说更加出神入化,还在整个的小说叙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起承转合等各种作用。读到《婷婷的树》,使我想到了这一中国传统小说艺术,虽说《婷婷的树》将诗引入小说的用法与古典小说不尽相同,但由诗与小说共同完成一部作品的叙事,却是同样的路数,而这个路数已经久违了。在儿童文学这里更是一种稀罕的绝配。这些镶嵌在章与章之间的诗,与小说的故事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但其效能却妙不可言。它让小说笼上了诗的轻纱般的云雾。若那一章章文字是一座座山峦,这飘来飘去的云雾,使山峦变得更加迷人。云雾中的山和没有云雾的裸山,就审美而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诗还起到了点化小说题目的作用。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定地说出,它们在何处点化了题目,但就是分明感觉到了点化。另外,这一镶嵌,还带来了阅读节奏的变化。看一章故事,再读一首诗,犹如在剧场看戏,一幕过去,响起幕间音乐,那感觉真的很不错。说到底,金波先生骨子里还是一个诗人。他以《婷婷的树》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带来了另一种品质的小说。

金波先生的这一生是令人羡慕的。他写到现在,我们还是不断地看到他文字背后无休止的成长。这一点我们大概只能仰望了。

金波先生为我们筑起一座美侖情倩、回梁诗阶的文字屋。我很喜欢《婷婷的树》中另一个人物:坐坐。就学着他的口吻说一句:“请到金波先生的文字屋坐坐。”再对全中国的孩子说一句:“请到金波爷爷的文字屋坐坐。”



嫁给童话的诗人

□康启昌

辽宁的青年诗人小山十几年前转去《福建文学》当编辑,又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她写了上百篇童话,出版了三本童话故事集,成为全国冰心儿童文学奖、福建省政府百花奖得主写的童话作家,在童话中书写自己心灵的文化诉求。

小山1964年出生在辽宁丹东市。爸爸是公安局干部,整洁的警服纤尘不染,腰间束着一条宽宽的皮带,皮带上的手枪是哥哥垂涎的梦想。小山最喜欢一个人坐在门前石头上等爸爸下班。可有一天,爸爸因“文革”一桩错案被关押,她从妈妈的无言和顺从中,看到往日欢乐的家庭笼罩了悲剧的阴影。1969年3月,他们被遣送到爸爸的出生地——营口市盖县东部的一个小山村,那时小山5岁。母亲吴氏,出身满族,本性乌拉。她以满族女性特有的刚强干撑撑起一个家,带领着孩子们等待父亲“归来”。母亲的等待乐观而健康。小山在长篇童话《达哈苏》中,描写虎王达哈苏的成长时,特别强调母亲的影响。她说:“达哈苏的妈妈其实是我母亲的化身。不知不觉,我成年写虎,居然是一个心愿有关了,解读王者之路灵魂升华之路,也是我献给故乡山岭抚养我长大的感恩,也是我表达对母亲的深情。”

小山大学读历史系,但她爱文学。念大二的时候,在校报上发表作品,本名贾秀莉的她,为了感激盖县的山岭对她的养育,自取笔名小山。毕业后,当老师,当记者,小山展开诗歌的翅膀翱翔。我认识她时,她是《文学少年》期刊社新来的小编辑。却没有想到,离开沈阳,她嫁给了童话。她说:“在成人文学的森林里,我走了很久,一抬头,看见了一棵挂着糖果和星星的圣诞树在梦幻般的草地上闪闪发光……”

2001年,小山南迁福州。生活在安稳宁静的小巢,她的写作也生成爱的表达,童话便是她爱的神失。每年假日,她都几经辗转回到盖县。童年的小院未改,满院的鸡鸭鹅、青葱碧绿的菜园子,还有那不昼不夜夜的潺潺小河……都是她无法剥离的乡思。回到福建,这些乡思全都生长成童话,姹紫嫣红。《嗨,我是小鹅艾莉》中有浓浓的乡思和绵绵的亲情;《露珠小孩》里,生命短促的露珠半夜出生,趁着夜阑人静,把一滴琼浆奉献给需要帮助的人;《一封信去往紫紫村》中,一封丢失在站台上的信在大风中寻找收信人。多傻,傻得多么可爱。我像孩子似的迷恋着小山的童话,我把她童话里的大青萝卜、小土豆、蚂蚁k……都视为小山的姊妹。我知道,这些童话的主人和故事,并非现实中的存在,但它是植根于现实的美妙幻想,而幻想正是童话最大的特征。小山在虚构的童话中表现了她七彩的梦。小山是一个从来没有把自己从自然万物中剥离的诗人,美人明月芳草珍禽蝴蝶毛虫都是她情深意笃的姊妹,都可以借它们的纯真抒发胸怀。而诗意的灵感也正来自于花枝的摇曳、水波的弹跳和飞雪的舞蹈;来自于激情和闪电之间、温情和月光之间的艺术联想。它们体现了小山对生命万象的关照,折射出她对世界大美或小美的热爱。小山,写吧,不光是孩子们需要童话,先怪陆离的成人世界又何尝不需要童话的温馨与纯净、和谐与安宁。

■短评

汪玥含《大地歌声》:

战歌铿锵

□董婧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回望曾经的光辉岁月,感动与思考油然而生。“烽火燎原原创少年小说系列”丛书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

该系列中的《大地歌声》出自儿童文学作家汪玥含之手。《大地歌声》以苏北小镇木央镇为故事发生的主要舞台,以少年王二嘴为主角,采用限制视角与全知全能视角相结合的方式,描写了王二嘴与当地淮剧戏班的交往以及为淮剧传递情报的过程,再展现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壮丽图景。

抗日战争的历史与当下和平年代的儿童生活相对疏离,如何引领儿童走进那个战火纷飞的历史时空,并在其中受到精神的感染和洗礼,是抗战题材儿童小说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大地歌声》中,作者主要采用了儿童视角,通过儿童眼中的世界和经历的生活表现宏大的战争主题。这种创作手法在《鸡毛信》《雨来没有死》《小兵张嘎》等同类题材的经典作品中曾被一再运用。《大地歌声》从少年王二嘴的生活入手,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表现出苏北人民在日寇蹂躏下的悲惨命运和在游击队、新四军领导下的顽强反

抗。书中没有空洞的口号和说教,一切宏大主题都深切地体现在王二嘴的生活之中。这种以小人物表现大主题的手法使小读者能对角色产生代入感,身临其境地体验抗战的历史氛围,从而感悟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个人命运休戚相关,由此坚定爱国主义信念。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的灵魂,而爱国主义情操的培养是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主要创作意图,这一意图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英雄形象的塑造。在《大地歌声》中,作者以饱含热情的笔墨刻画了一系列英雄人物,有血有肉,富于感染力,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小读者的爱国热情和英雄主义情怀。至于主人公王二嘴,他是机智勇敢的小英雄,但并没有被过分拔高,仍然保留着儿童天真的本性,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符号,这表明作者具有自觉的儿童本位的创作立场。此外,该书中反派人物小五叔的塑造也别具特色,作者在批判他为一己私利违背民族大义的同时,并没有将其平面化、脸谱化,他既为日军服务同时又尽力保护当地百姓,是一个有着现实生活困境以及内心善恶激烈矛盾冲突的人。这样的写法符合历史和人性的真实,有助于小读者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抗战和人身。

小说的亮点还在于传统文化元素的巧妙融入。作者以大量笔墨描写王二嘴与淮剧戏班演员的交往以及看戏过程,他传递情报的方式就是向自己的哥哥、新四军战士王大可讲述戏文,情报的内容就隐藏在其中。书中介绍了多个淮剧经典剧目,每部剧暗含一个命令,新四军和游击队战士根据命令发起行动,招致敌人反扑,三者形成循环,以此为线索串联起整个故事。这种创作手法不仅使全书结构紧凑、脉络分明,同时还有助于小读者认识淮剧这一传统艺术样式,戏剧的内容和所宣扬的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还与小说情节和主题思想相呼应,产生某种互文关系,形成“戏中戏”,使传统的抗战主题焕发出新的光彩。

残酷现实与美好期许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作家在创作抗战题材儿童小说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大地歌声》中,作者有效地平衡了二者的关系。书中揭示了战争残酷的、非人道的一面,但作者没有过度渲染血腥和恐怖,而是将重点放在突出英雄人物事迹的正面描写上,将小读者的阅读兴趣集中在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上。



■短讯

《我家住在大海上》在京首发

8年,2920天,一家三口横跨三大洋、五大洲,途经25个国家和地区,航行近10万海里——这是叶丽萍一家三口独特的生命体验,也是一个平凡家庭不平凡的寻梦之旅、一个孩子不平凡的成长历程。2015年7月29日,“亲人在哪在哪——《我家住在大海上:平凡家庭的幸福密钥》解密分享会”在京召开。作者叶丽萍携其女儿江悦彤向读者展示该书的探秘旅程,分享“亲人在哪在哪”的幸福理念。发布会上,三川玲、胡华、石晓芳三位儿童文学出版与教育专家,也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教育经验。

《我家住在大海上:平凡家庭的幸福密钥》一书详细记录了叶丽萍一家在8年环球旅途中的点滴家庭生活。8年来,他们不仅实现了环球旅行的梦想,还共同战胜了丈夫的抑郁症,成功修复了夫妻关系,并且培养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优秀女儿。这一家人用此次经历告诉读者,家庭幸福的要素中不仅仅有信任、理解、宽容、感动,更不能缺少磨难以及最艰难可贵的勇气和梦想。2014年,该书在台湾地区出版,获得了读者的一致好评。今年7月,接力出版社出版的简体版《我家住在大海上:平凡家庭的幸福密钥》,也引起了多方的关注。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出席了首发活动,他坦言,该书最打动他的就是这一家三口在遭遇众多困难时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勇敢地迎难而上,最终收获了家庭的幸福。一家三口独特的经历让读者认识到家的价值和含义,用苦熬酿成的甜蜜更让人沉醉。(行 起)

第四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揭晓

经过初审和终审遴选,第四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各奖项于日前揭晓。林小杯创作的《喀哒喀哒喀哒》获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首奖;获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佳作奖的作品分别为《棉婆婆睡不着》(作者廖小琴,绘者朱成梁,信谊基金会出版社出版)、《牙齿、牙齿、扔屋顶》(作者、绘者刘洵,中国福利会出版社出版)、《小喜鹊和岩石山》(作者刘清彦,绘者蔡兆伦,社团法人台湾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出版)及《拐杖狗》(作者、绘者李如青,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五本获奖作品题材虽然各异,但皆透过不同的艺术手法,呈现了图画书丰富的创造力及趣味文化特色。以首奖《喀哒喀哒喀哒》为例,评委会认为,此书以图画、文字及声音共同创造一个故事,为读者在视觉及听觉方面均带来愉悦的阅读享受。在图画的表演上,该书作者以鲜明多变的色彩及模仿儿童绘画的笔触,展

现天真活泼的特性;又巧妙细心地运用颜色及纹路的變化,呈现特殊有效的画面质感,其丰富的变化为作品添加活泼性;创作者又透过文字展现极高的音乐性,以活泼轻快的调性节奏,邀请读者一同玩语言,借助“喀哒喀哒”声以模仿缝纫机的运作声。该作品对儿童及父母而言,都具有不同的阅读价值。

此次丰子恺儿童图画书的参选作品来自中国、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均为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之间初版的华文原创儿童图画书。初审评委先从196份参赛作品,根据所拟定评审标准——主题、情节、概念、角色、场景、氛围等方面都与文字搭配出色,内容与形式适合3至12岁的儿童阅读,挑选出34本入围书。最后再经过决赛委员的反复讨论和认真评选,投票选出优秀得奖作品。书奖评委会由来自中国、美国的儿童文学、教育、艺术、图书馆等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董文)